

2021年11月9日 星期二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朱静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连镇“三义庙”旧事

■徐孟茹

“三义”，指三国时期以忠义著称的三位义士，即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。连镇三义庙当地人俗称三爷庙，位于古连镇东街，即现在的供销大楼一带。连镇粮站大院内曾出土的嘉庆年间“重创三义庙碑记”石碑，有关三义庙的那些旧事也随之一点一点浮出水面。

三义庙石碑历险记

据连镇的老人们回忆，当年三义庙的石碑有数方，幸存的这方只是其中之一。

连镇解放后，当地百姓出于对旧社会的憎恨，砸烂了多处旧寺庙，包括众多的石碑。出于对三位义士的尊崇，三义庙得以幸免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镇里规划城镇建设，拆除了这座古庙，庙里的数块石碑流落民间不知所终。幸存的这方石碑当时被一位在此路过的连镇粮站职工所收藏，闲置在连镇粮站的大院后门处。

职工们有时在上面吃饭、

打牌、乘凉。幸运的是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文物贩子多次上门求购，均被拒绝。后来，石碑被埋于地下，妥善保存了起来，避免碑身文字的自然风化和人为损坏。

连镇三义庙寻踪

初步考证，三义庙建于明末以前。它与连镇人民共生共存数百年，是古镇历史的见证者。

从这方石碑上面的文字来看，三义庙在清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重修过一次，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又修过一次，之后又重修了多少次，已无从考证。太平天国时期，太平军曾占据此庙用于屯兵，足见其规模

之大。

至抗战初期，连镇三义庙的基本概况是：大殿坐东向西，起脊灰瓦，阔五间，深三间，殿内供奉着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泥胎塑像。庙院内有北配房六间。

后来，三义庙作为连镇商会办公之用。南配房三间，作为电话总机房，有常人接听各地各商家的电话。

日军侵占连镇后，先是在火车站修建了炮楼，占领了给水所，继而控制了三义庙内的总机房，便其强行为“军警宪”服务，为日军的通讯联络提供了便利条件。三义庙西配房有四大间，是民国初期公私合办的学堂。日军侵占连镇后学堂被迫关闭。

三义庙曾是连镇经济文化中心

当年的三义庙规模很大，与东光县城的铁佛寺齐名。兴旺时有三四百个和尚在此修行，清末武术大师马湘曾在庙内主持过练武场。庙内有一口深井，直径达三四米，上面放有木质架子，人们站在上面取水提水，井里面的水甘甜清澈，水源丰足，从不曾干涸过。当年太平军困守连镇时，所有人畜用水都是这口井供养。

旧时的东街，非常繁华热闹，茶楼酒肆林立，临街都是商铺。“碑记”记载：早在200多年前，“路南北铺面并列”，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。

至今，三义庙一带仍有众多商铺，仍是连镇经济贸易中心。人们习惯性地称呼此处为中心广场。

旧时，古镇人民生活丰富多彩，听说书是古镇居民的嗜好之一。特别是冬春农闲季节，居民们不分男女老幼，纷纷聚集到庙前的大广场上，听说书人讲一些古时的忠义故事。

看戏也是深受百姓喜爱。“碑记”记载，三义庙“前有戏楼，旁有看台”。旧时连镇人独创了一种抬子戏，经常在三义庙前演出。

所谓抬子戏，就是把杠子两头绑在人肩膀上，杠子上有年轻的后生或者儿童扮成丑角儿，手持道具表演各种绝活。有时边走边唱，并不时与观众戏谑互动，引得人们掌声四起，喝彩声不断。

每年到了夏季七八月，运河非常容易决口

闹水患。这时，连镇街上的人们就会举行一场重大的祭祀活动——“请大王”“打蚂蚱”。

如今，三义庙已踪迹全无，其建筑规模和式样只能凭人们想象了。



三义庙石碑碑文



钩沉·人物

“满天飞”张占福

■赵树森

清末民初，南皮县河北梆子武生演员张占福（又名张黑），在京津一带久负盛名，有“满天飞”之誉。

清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张占福12岁时，由于家境贫寒，与二哥一起去东光县找王科班学艺，工武丑、武生。出科后，他搭班唱戏，经常在东光、南皮、吴桥一带跟班演出，颇有名气。
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，军机大臣张之万（南皮人）80岁大寿，张占福与状元府（张之万的府邸，在南皮县城）的河北梆子戏班一道进京，为张之万唱堂戏祝寿，从此留在北京。他先是在玉成班搭班，后又入瑞胜剧社。在入宫演戏时，颇得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欢心。

有一次，张占福随戏班进宫演戏，在演出《张三跑马》时，主演突然病倒。因剧目已经皇帝看过，不能更改，班主极为惶恐。这时，张占福毛遂自荐，主演此戏。

在演出中，张占福娴熟的演技和武功根底，甚至超过了原主演，也为戏班争了光。皇帝看罢甚喜，封张占福为“御戏子”，食宫廷俸禄，御前供奉。从此，张占福声名大振，经常进宫演戏。

张占福轻功奇绝，戏路甚广，在北京、天津有“满天飞”的绰号。其代表剧目有《盗银壶》《疯僧扫秦》《佛门点元》《紫霞宫》《大卖艺》《丑表功》《连环套》等。晚年，在北京天桥一家小戏院自挑头牌，以武丑戏压轴，上座率始终不衰。

张占福因系南皮人，乡音不改，文丑怯口，常念南皮音。清末，受改良主义影响，颇有进步思想，念白大有改进。他和刘喜奎（南皮人，民国时期被评为“坤伶大王”）同演的时装戏《烟鬼叹》，大段唱腔，感人至深。

张占福演出中的“吊小辫”“仙人脱衣”“挂画”“云里翻”等技艺和武功，冠绝一时。他在演出《大卖艺》时，将辫子拴在舞台吊环上，在空中旋转飞舞，花样倍出，令观众叹为观止，誉满全场；有时还加入技巧“仙人簸米”的绝技，即端半簸箕米，上插燃着的三炷香，两腋下再各夹两个鸡蛋，以“云里翻”的功夫，从三张叠起的桌子上以筋斗翻下。做到米不洒，香不动、不灭，鸡蛋不破，其独具的风格和魅力，赢得满堂彩。

现代著名收藏鉴赏家、书画家、诗词学家、京剧艺术研究家张伯驹（1898年—1982年）在《鬻馥纪梦诗注》中，以《武丑张黑》为题，予以记载。称武丑张黑身段矫健敏捷，只是念白的时候仍然带着家乡口音，似乎是北京东边一带的人，性格豪爽仗义。

据说，冬天腊月里，戏班停止演戏的时候，他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几个强盗正在打劫一个商人，他就把那几个强盗打跑了，救起商人，保护着他起程。人们怀疑他是绿林好汉出身，后来才藏身在梨园行的。



钩沉·故事

摆渡战士过运河

■阿郎

申毓珊是沧州一位普通的艄公，他胸怀民族大义，有胆有识，智勇双全，关键时刻敢于出手。解放沧州的时候，他和叔叔申全贵，带领申家人帮助解放军做了很多事情。申家人朴素平凡的爱国精神和坚定信仰，值得我们尊敬。

申毓珊曾深夜把日军物资抛入运河弃船而走，坚决不为日军运输，作为地下党和八路军的堡垒户，他冒险做了许多秘密工作，如掩护过河、传递情报、将用油布裹扎好印文件用的纸张拴于船底送往接头地点等，他还曾被日军投入运河差一点丧命……

1947年6月，解放沧州前夕，敌我双方以运河为界，剑拔弩张，隔岸对峙。敌人虽自感大势已去，但还在做最后的负隅顽抗。当时正下暴雨，水急势猛，大雨打得眼睛都睁不开，还有疯狂乱飞的子弹，行船之难无法言说。

申全贵与申毓珊一起，不顾生

死，立即投入到摆渡工作之中。关键时刻，申毓珊脱掉上衣，在船上躺平身体用脚撑船，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、摆渡战士。木船被子弹击穿了，他们就临时用胶泥堵住破洞，继续摆渡，将一船船战士和物资运到河的东岸，投入到解放沧州的战斗之中……

总攻前一天，解放军的一个加强班住进了申家，一共12人，战士们坑上坑下都睡满了，申家人只好集体搬到亲戚家去住。

申家人又献出八仙桌，以及被褥，战士们用桌子和被褥做成“土坦克”顶在头上去攻城。第二天战斗结束后，只有两名战士回到申家找寻遗落的手榴弹，其他战士可能是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……

解放后，申毓珊曾带头组建航运社，并被推举担任第一任社长，继续在运河上运输各种物资，直至运河水枯涸才转做其它行业。